

宋刊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論語二

本朝十五位功臣勲記

卷一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

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疏

正義曰此章孔子評

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衰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

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學子游子夏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

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辨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師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子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

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待有非問之言

疏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弟也問謂非毀間厠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待有非問之言

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

疏

南容三復白圭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鑪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鑪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疏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

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疏

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回死時孔子之語也

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

車以作樽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樽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
樽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徒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注
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
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
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
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
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
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樽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
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
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
惜之甚疏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喪已也再言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疏顏淵死

。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眾弟子見
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
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

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疏

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

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曰不聽門人故違

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
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
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疏 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

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侍側問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兒

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

疏

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也者言其兒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兒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兒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

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疏

魯人至有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

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爲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爲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爲中。注鄭曰至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子騫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門人

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疏

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爲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解闕

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猶勝也疏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貢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

孰賢者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為賢才子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荅言子張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富於周公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問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疏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

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

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

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弟字子高直之愚參也魯會子曰魯鈍也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嗇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嗇子曰回也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

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

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疏柴也愚至屢中。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弟子之德

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嗇者子路之行失於嗇也子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曰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

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立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嘽。正義曰舊注作嘽嘽字書嘽嘽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嘽嘽失於禮容也今本販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蓄息也云德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爲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向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嘽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嘽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 **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曰 **不踐迹亦不入於**

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疏** 子張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道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

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

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以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感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于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子路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感敢問者亦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疏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為致死與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

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

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

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孔曰問為臣皆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

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

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會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說大臣之體也言所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荅孔子言費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足是故致**子路會皙**孔曰皙會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

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

何以**子路率爾而對**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夫子哂之**

馬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

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

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

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疏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乘間四弟子侍坐因

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偕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

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母以吾長而憚難其

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

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曰千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田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

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飢饉不熟爲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

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師旅侵伐復困之以飢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

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

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兄民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

也治此小國比及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

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

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己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見夫子問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三子者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待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爲說哂之意言爲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爲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爲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爲之小相更誰能爲大相○注孔子曰曾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皙是也○注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禘祫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頌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司馬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頌類則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也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

三讓每門止一相注曰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信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根與闌之間上介拂根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按勘記

先進第十一

○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閩本弟誤第。按此上。誤衍。

先進於禮樂章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皇本高麗本無孔曰字又皇本仕作士案釋文出先進云包云謂仕也是陸又以此注為包注。補案正義標起止孔曰至人

也是正義本有孔曰

將移風易俗皇本此段注作包氏曰

從我於陳蔡章

皆不及門也皇本也上有者字 此章孔子問弟子之失所毛本閱作憫。按閱憫正俗字。

德行章

德行

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案攷文載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四書攷異云案攷文每云古本皆

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侃義疏本惟別分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竝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觀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

本末可援之實史記矣

若用其言語辨說

各本辨並作辯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助益也

皇本益上有猶字

孝哉閔子騫章

陳曰

皇本作陳羣曰後放此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三反覆之

本三誤二今正

故三覆讀此也

北監本無也字浦鏗云反誤三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季康子問弟子

釋文出康子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今也則亡

皇本高麗本此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各本並無

以哀公遷怒貳過

本貳誤二今正

顏淵死章

以爲之棹

皇本棹作柳下同高麗本無此四字案釋文出無棹云古廓反不爲之棹作音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

鯉也死

高麗本無也字

吾不徒行以爲之棹

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不可徒行也皇本高麗本不上有吾以二字無也字

魯終不

能用孔子亦不求仕

今史記孔子世家重孔子二字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曰有慟乎

皇本曰上有子字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皇本高麗本爲下有慟字

亦當於理

本理誤埋今正

非失也

各本失竝誤不今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禮貧富有宜

皇本有上有各字

我不得割止

皇本割作制

故云耳

皇本作故云爾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曰敢問死

朱子集注本無曰字案皇疏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是皇邢本竝有曰字又匡謬正俗引此文亦有曰

字今集注本無曰字誤脫

子路問承事神

浦鍾云神上脫鬼字

閔子侍側章

閔子侍側

皇本子下有壽字

冉有子貢

唐石經有作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載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案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曰論語稱閔

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蓋集注漢書下脫一注字耳又孫奕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今攷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正合

魯人為長府章

仍舊貫

釋文出仍舊云魯讀仍為仁今從古案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由之瑟章

由之瑟

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

子路鼓瑟

皇本子上有言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本貢誤路今正皇本問上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

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皇本之作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皇本無而字案論衡順鼓篇引亦無而字

柴也愚章

曾子性遲鈍

皇本無性字鈍下有也字案釋文明出鈍也是陸氏所據本亦有也字

師也辟

皇本高麗本辟作僻注同

由也嘒書無遜正義引作諺案說文有諺無嘒嘒乃諺之俗字

失於畔嘒皇本畔作嘒嘒下有也字釋文出嘒字云本今作畔案廣韻二十九換嘒嘒嘒失容據此則字

不當作畔

子曰回也其庶乎朱子集注本以下別為一章各本竝連上億則屢中皇本高麗本億作憶注同為一章案釋文云或分為別章今所不用億則屢中按億憶皆意之俗字

王弼云本王誤每能虛中唯回者浦鏜云中下脫者字疑因上脫致誤衍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各本並連下論篤是與為一章朱子集注本分為兩章

不踐迹釋文出踐迹云本亦作跡案跡乃迹之俗字五經文字云迹經典或作跡亦少能創業皇本少上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皇本入上有能字室下有也字案邢疏亦有能字也字

謂身無鄙行筆解此節注作孔曰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案邢疏本有也字疑今本脫不得自專皇本作不可得自專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安足大乎皇本作安足為大臣乎

言二子雖從其王案王當作主皇本無言字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所以為賊害皇本作所以賊害人也